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三回 乖案目移花接木 惡科長換日偷天

倪俊人公館中這件把戲鬧後三日，王氏婆媳已足足在錢家住了四天，果然應了張媽那句話，邵氏與錢家內眷，相與得十分投機，其中尤以薛氏為最，真是置腹推心，相見恨晚之概。秀珍、掌珠姊妹，也當邵氏至親骨肉一般，鎮日價聚在一起，有時說說笑笑，有時拿些女紅請邵氏指教。邵氏生小零仃，青年又成寡婦，心房中已如槁木死灰，不料這幾天與一班天真未鑿的女郎相處，不由的生機勃發，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。日間不是在秀珍妝閣中，便是在薛氏臥房內，把個李氏丟得冷清清，十分沒趣。幸得還有張媽陪她談談，不然真要把她生生悶死。那陳太太早上一起身，便去伴著老太太，直到深夜才回房安歇。光裕日間仍到學堂中讀書，每日早晚兩次省母，卻並不間斷。他來時正是邵氏在自己房中的時候，因此二人也漸漸廝熟，有時偶然交談數語。誰知旁邊卻急壞了個錢如海。如海自那日一見邵氏之後，心中早嵌下她的影子，次日便偷著去獻了次慰慰，意欲取悅於玉人，誰知被小鴉頭阿翠走漏風聲，被薛氏知道，搶白一頓，不敢公然再去。滿心還想偷個空兒去望望邵氏，乘間勾搭，豈知自己妻女成日監守著，休想插得進半只腳。明知他們眾人都幫著光裕，眼見得光裕一天天與邵氏親近，心中好不著急。思來想去，忽然生出一條主意，私下給了張媽十塊洋錢，叫她設法去運動李氏。張媽本來也是光裕一黨，今兒一得如海的錢，頓時轉篷，一口答應如海，三之內，定有個著落。如海大喜，又許她如能將李氏說動，先送她一百元謝儀。倘若能得邵氏到手，還重重有謝。張媽這天與李氏談話間，忽然自歎道：「我今年癡長五十餘歲，男的已歿了十餘年，當時因不能生育，丈夫在日，曾提及要帶一個螟蛉兒子，那時我自仗未老，執意不肯，至今孑然一身，無兒無女，深悔當初不聽故夫之言，自取淒涼之苦，真是悔之無及。」李氏也歎道：「天公作事，常人怎能料及。我當年也算得生育得多的了，自十九歲嫁夫，到四十二歲喪夫，二十三年間，共生七胎，四男三女，只留得雪兒一個。不料去年夏間，也被閻王老子喚回去了，我與你誰說不是一對孤苦無依的人呢！」張媽道：「我怎能及你，你究竟還有媳婦相伴，她年紀正輕，而且生性孝順，真和自己女兒一般，你自己還有什麼不足，我還羨殺你的福氣呢。」

李氏歎道：「提起這孩子，我愈覺心中難受。她自幼喪母，隨著個窮極無聊的老子，似乞食般的過十六個年頭。到我家安逸得能有幾時，雲兒又歿了，撇下她小小年紀，獨守空房。我在著呢，還算有個人相伴。究竟我已將近風燭之年，一旦撒手歸去，家無擔石，可憐她怎樣過這後半生的日子。」說時又滴下淚來。張媽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倘若媳婦變做女兒，那就可以招贅一個女婿，究竟也有半子之靠。即使出嫁與人，丈母到頭終親近一路的，豈有不迎養之理。我家蘇州有一個鄰舍，也是母子二人，後來兒子死了，媳婦年紀尚輕，由婆婆出主意，把媳婦認作女兒，再醮與我們蘇州有名的潘家四少爺，作了二房，不多幾時，便把乾丈母接回家去。有一天我在玄妙觀見她坐著轎進香，身穿天青緞灰鼠披風，玄緞百摺裙，頭上所戴珠兜上的珍珠，足有黃豆般大，那一支金押發，險些把她那個小小髻兒都墜落下來，真和戲文中所做的老院君打扮一般無二。我起初見她，已不認得，後來還是她坐在轎中叫我張媽，我才想起是她呢。不過這些都是空話，在別家也許有這種事，然而你家那位嫂嫂，她是個有名貞節的，素來講那從一而終的大義，將來終有留名萬世之日，但你我已不能眼見了。」

李氏聽說，長歎不語。張媽知道第一天的火候已到，便岔入別的話去，將這句兒打斷。次日張媽又對李氏說起，錢如海家資豪富，可惜沒個兒子。奶奶雖然生過兩位小姐，究竟女兒是別家的人。薛氏奶奶年紀未滿四十，雖不能稱老，不過自產了二小姐至今，已中隔十餘年，看來是不能生育的了。偌大家私，沒個血統相傳，著實有些可惜。李氏道：「常言道：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論理娶妻不能生兒子，也該納個二房才是。料想薛氏奶奶也不能阻止男人家大事的。」

張媽道：「正是呢。薛氏奶奶真是大賢大慧的人，決不致存什麼妒忌心腸。況且將來倘能得有一男半女，不但錢氏有後，他夫妻兩人的福氣是不必說。便是那二房奶奶，也不知幾生修到的呢。」李氏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他為什麼至今還不娶妾呢？」張媽道：「那又是一層意思了。錢家少爺半生閱歷已多，他曉得妓院中女子，都是驕侈淫佚慣的，娶了來豈非自取煩惱。還有那班小家女子，近來大都習於狂蕩，閒來無事，站門口已算規矩的了。有些結著幾個油頭粉面的小姊妹，招搖過市，與一班拈花惹草的少年，嘻皮笑臉，無所不為。不論有無曖昧，便是場面上已有些旁觀不雅，欲求一個規規矩矩，才貌雙全的，真是難乎其眩在錢家少爺的意思，也不要怎麼美貌的人兒，只須性情和順，粗細生活都能做做，年紀在二十帶零，面貌看得過，第一要人品規矩，那就合意了。」

李氏道：「其實這種女人，在上海也不算難得。不過規矩女子，決不往外間閒逛。在外間跑跑的，便不免你方才所說的那般習氣。他家少爺，在外間物色，無怪不能得當意的人兒了。」張媽笑著，正待回言，忽然薛氏著人來喚她去梳頭，張媽不敢怠慢，隨著來到薛氏房中。豈知不是薛氏梳頭，卻是邵氏梳頭。原來邵氏頭髮最濃，平日原是自己梳的，這天薛氏說她頭髮太多。挽著盤香髻兒不甚好看，須得梳個墜馬式的髻兒，托著大些的鬢腳才有樣。邵氏回說自己不會這般梳法，薛氏便道：「我替你梳。」邵氏笑道：「我又不外出去，梳的頭難看也罷，好看也罷，改日再煩奶奶便了。」薛氏笑道：「你又要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。我學會了梳頭的本領，還沒出過手呢。家中沒個人配梳這種頭的，今天借光你的頭，讓我試試手段便了。」邵氏笑道：「好啊，你把我的頭當試驗的器具麼？也罷，我今兒依你，倘若梳得不好，下次休想再請教你了。」

薛氏便替邵氏解散頭髮，先用一把黃楊木梳梳通了，口中卻不住的稱贊說：「好長頭髮！」又道：「哪裡來的香呢？」說時，便把鼻子湊在她頭上，聞了幾聞。邵氏笑道：「你這梳頭娘姨好沒規矩，我今天饒你初犯，下次再敢如此，可要停生意的。」薛氏笑著，替她濃濃的抹了一頭刨花水，直淌到邵氏脖子裡，邵氏不覺叫了聲阿呀，薛氏慌忙掏出手帕來，替她拭淨，然後用一枝牙釵，將頭髮前後挑開。又把後半股分作三縷，拿一把小小木梳，梳了又梳，足足有一頓飯時候。邵氏等得不耐煩，便道：「你梳得怎樣了？」薛氏笑：「我想還是替你梳條鬆三股辮子罷。」邵氏道：「你方才不是說梳墜馬式髻兒的麼？」薛氏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在先果然學過這種梳法，方才觸著你頭上一股香氣，不知怎的忘了。」邵氏笑道：「你吹得好，今兒可露出馬腳來了。若不能梳這個，非得還我原式不可。我又不是未出閣的閨女，倘若梳了辮子，還成個什麼東西呢！」

薛氏聽說，便要梳還她原式，誰知左梳也不好，右梳也不好。她兩個女兒在旁邊也看得笑將起來，薛氏滿面羞愧，只得打發松江娘姨去喚張媽過來。張媽接上手，便道：「奶奶原來刨花水用得太多了，故此梳時礙手。」說時，用一塊乾手巾，在邵氏頭髮上抹了一抹，仍替她梳了個墜馬髻。薛氏贊不絕口，說梳得好。邵氏也用兩面鏡子，照了又照，笑道：「我梳這種頭，還是和尚拜丈母，第一遭呢。」張媽道：「你若喜歡這個，我天天給你梳便了。」

邵氏笑道：「倘若家常要梳這種頭，有事出去，不知要梳怎樣的頭了。你今兒替我梳了，我還覺得怪可惜呢。」話猶未畢，忽見如海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薛氏見他手中拿著一個紙包，便問是些什麼？如海說大舞台的戲票。薛氏道：「這時候案目便要打抽豐麼？未免太早些罷。」如海道：「並不是案目打抽豐，卻是件公益事情。目下民軍起義，四海響應，南京已破，孫文做了總統，不日誓師北伐，直搗黃龍，因恐軍餉缺乏，所以外間商民人等，解囊捐助的十分踴躍，聽說已有數萬元送進都督府去了。這幾張戲票，也是一班熱心朋友，出資包了大舞台的夜戲，售資如數充軍餉，豈非是件公益的事麼！」

薛氏笑道：「什麼公益，我看來還是經手的借著名兒哄人罷咧。你可記得那年張園開一個什麼助賑會，至今還沒有報銷賬出來麼！」如海道：「這遭已非昔比。那時一班辦事的，個個存著自私自利之心。目今這些革命黨，都是一腔熱血，而且人人是有學問的，還慮他什麼。」薛氏道：「我也不管他是真是假，這票子是幾時的夜戲呢？」如海道：「便是今夜，因此我特來問你們去不去？你們若不去，我便去送別人了。」薛氏道：「你共幾張戲票？」如海道：「共是十張。」薛氏屈指數了一數，笑道：「巧得很，恰巧十個人，你都給了我罷。」一面笑著向邵氏道：「你今兒的頭可梳著了。」

邵氏聽說，微微一笑。如海趁著這個當兒，瞧了邵氏一眼，又恐被薛氏看見，急忙將戲票塞在薛氏手中道：「今兒不能預留包廂，你們吃完夜飯就去罷。」說罷，徑自走了出去。這夜薛氏母女，陳太太母子，王家婆媳，徐家姊妹，張媽扶著老太，主僕共十一個人，一敲六點鐘，便到大舞台來。這時戲還不曾開鑼，看的人已是不少。他們因人多，便分坐在第二排包廂內。張媽添了張僕票，坐在背後。邵氏與秀珍、掌珠姊妹等，坐在一起，恰巧這包廂旁邊，便是一條走路。邵氏縱目四看，只見正廳上座客已擠得滿滿的，樓上大半是女客，還有些衣服麗都的少年，卻並不入座。有的站在路口，有的靠在包廂背後，個個東張西望，兩隻眼睛十分忙碌。邵氏估量這班人不像看客，又不像戲館裡的用人，心中十分疑惑。那班人見了邵氏，便有幾個走過這邊來了。邵氏待他們走近，才看出這班人胸前掛著條白綾，上書招待員三字，心中恍然大悟，這班人便是如海所說的熱心朋友，不覺肅然起敬。誰知這班熱心朋友，見邵氏不住對他們觀看，都轉錯了一個念頭，只道邵氏有情於他，一霎時包廂左右，聚有十多人，你言我語，有的說昨夜事務所派你樓下收票，你為什麼跑到樓上來了。那人回說樓下人多著呢，我看你們做樓上招待員的，真是好差使，又有得看，又不費力。旁邊一個人接口道：「誰說收票差使不好，哪一個不由你們手上經過呢。」

那人便道：「如此我與你對換何如？」這人聽說，笑了一笑，走開去與另一個少年答話道：「昨夜沒有派你做招待員啊，你這記號哪裡來的？」那人聽說，面上一紅，厲聲道：「我一個人賣脫了四十六張戲票，難道連招待員也輪不著做嗎？你們這班人，一天到晚，只知說空話，遇著好處，還要讓你們先得，下次我奉旨也不盡這種勞什子的義務咧。」這人見不是話頭，便搭訕著同別人去講話。他們雖然各人說各人的話，卻時時偷眼觀看邵氏。還有一個三十多歲，瘦長臉兒，戴著副假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，眯擠著雙眼，幾乎把個鼻子湊到邵氏臉上，邵氏覺得這班人著實有些討厭，便回轉頭不敢再看他們一眼。誰知這班人來時容易去時難，再也不肯走。及至台上開了鑼，才漸漸散開，還不時在她面前轉來轉去。邵氏心中十分不耐，卻也沒法。

此時看戲的人，愈來愈多，幾處包廂，都已坐滿。單有邵氏等包廂前一間內，只有個娘姨打扮的人坐著，餘下空椅。都鋪著一張戲單，算是來而復去的意思，面前茶壺卻早早泡好。有幾個找不著座位的人，都想挨進去，難為那娘姨一迴脫，看她已著實費了些唇舌。邵氏暗想：這不知誰人留的座位？既然誠心看戲，便該早些來。可怪這班人偏要待九點過後才到，似乎早來了便失卻他們的面子一般。其實花了錢只看一二齣戲，未免有些不值。正想時，忽然鼻管中觸著一種異樣的香水氣，回頭見是個二十餘歲的美婦人，穿著件銀紅縐紗薄棉襖，鑲著一寸餘闊的玄緞滾條，下係西式長裙，直拖到地上。腳下穿的大約是皮鞋，故此走路咕咕咯咯聲響。胸前掛一串珍珠項圈，粒粒像黃豆般大，笑容滿面的隨著案目走來。那娘姨見了，即忙站起，叫了聲姨太太。美婦人便回過秋波，向四座飛了一轉，見看的人多，口內嘖嘖了幾聲，才款款的坐下。那娘姨慌忙在手巾包內，取出一把小小宜興茶壺，兩隻東洋磁杯，叫茶房將預先擺的茶壺收去，重新在宜興壺的泡了一壺茶，滿滿的斟了一杯，奉與那美婦人。美婦人接杯在手，問娘姨道：「他還沒有來嗎？」

娘姨回說是的，她便笑吟吟呷了一口茶，一面在身邊取出一隻小小赤金鏡匣，照著自己玉容，撕了一張粉紙，在面上左抹右抹不住的拂拭。這時候西面末包內，忽然走出一個美貌男子，年紀至多不過念歲，身穿鐵灰色花線緞薄棉袍，月白色花緞對襟馬甲，用玄緞鑲成大如意頭，戴一頂外國小帽，雪白的臉兒，好似撲著粉一般，走到這包廂背後，輕輕的咳嗽一聲。美婦人回頭見了他，便盈盈一笑。這人趁勢跨進裡面，與美婦人並肩坐下，兩個人便唧唧噥噥的談將起來。邵氏已有幾分猜出他們的蹊徑，暗想上海地方，這種事都不避人的，無怪俗語說，喝了黃浦江內的水，人人要渾淘淘了。又見那娘姨滿面露出驚惶之色，見主人如此，又不敢插口，只把兩眼四下裡瞧著，生怕被人看見一般。果然不多時，那案目又引了一個八字須的胖子進來。娘姨見了，頓時嚇得面容失色，輕輕的道：「老爺來了。」

那美婦人與少年正談得高興，一聞此言，都慌得手足無措。這胖子早已看在眼內，一到包廂門口，便站住腳步，打著京腔，連說了兩個甚麼回事。邵氏此時也替他們捏著一把汗，料著眼前必有一場大鬧。只見那案目不慌不忙的，大聲對娘姨道：「你這媽媽真沒用，教你管著這包廂，莫放外人進來，你偏讓他們混坐。」一面向那少年道：「朋友，這裡已有人包了，請你到別處坐罷。」少年聽說，諾諾連聲的退出外面。胖子也信以為真，罵那娘姨混賬，叫她坐到後面去。那娘姨氣鼓著嘴，走了出來。又見那少年私下交與案目兩塊洋錢，教他給那娘姨。邵氏看得真切，暗暗佩服這案目的急智。秀珍姊妹，也把這事看在眼內，私下告訴邵氏道：「這胖子姓魏，是湖北候補道，與我家爹爹也認識的。那婦人大約便是他的姨太太了。」

邵氏點頭會意，再著那姓魏的，正咬著一枝雪茄煙，一手攔在他姨太太椅背上，眼望著屋頂，洋洋得意呢。此時戲台上正做十八扯，呂月樵扮的妹子，白文奎扮的哥哥，串一出殺狗勸妻，妹子扮曹郊，哥哥扮悍媳。白文奎這張胖臉，塗滿了粉，花花綠綠，十分難看，引得眾人都哈哈大笑。忽然如海也帶著笑來了，一見薛氏等人，便道：「原來你們坐在這裡，我險些兒在下面找遍了。」薛氏道：「我們這裡，已沒有座位咧，你還是下面去罷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下面也沒座頭，橫豎戲快完了，我站著看便了。」那姓魏的見了如海，便嚷道：「如海兄，這裡空著呢。」

如海道：「原來文錦兄也在這裡。」說著，跨到方才那少年坐處坐了。這夜的戲，直做到一點鐘敲過才住，薛氏等人，到家已有兩點鐘光景，又忙著做半夜飯吃了才睡。次日都是日上三竿，還不曾起身。單有張媽是起早慣的。如海因藥房中有事，兩個人都先起來。如海見了張媽，便問所托之事辦得怎麼了？張媽道：「老的一面，大事不妨。小的一面，還不得其門而入。不過你須得設法令她們離開這裡才好，倘若日子長了，我們寡不敵眾，一旦被那一面得了手去，再要挽回，便有些兒尷尬了。」

如海這晚回來，果然對陳太太說起，目下清廷有議和之意，上海決不致再有戰事，故而一班避難的已紛紛搬回去了，今天我們藥房門口，足足過了一天的箱籠車輛，也是時下的新氣象呢。陳太太聽了，頗記掛著家裡沒人照料，便道：「明日若再沒甚風聲，我們也可搬回去了。」如海聽說，暗下十分得意。這夜累得他幾乎在睡夢中笑醒，吃薛氏大大一頓臭罵。誰知次日陳浩然打發人送了一個信來，又把陳太太等嚇得不敢回去。如海的計劃，仍落個空，只得忍耐著再俟機會。

原來光復這年，上海人民雖不曾逢什麼兵禍，然而每逢新舊交替時代，一定有幾個人趁此機會發財，還有些人遭這影響吃虧，這也算弱肉強食，萬古不磨的公理。講到這班人如何發財，以及如何吃虧的問題，卻頗難研究。只因發財的人，都藏在肚內，決不肯輕易告訴別人，說我在那一件事上發了一注大財。還有那班吃虧的人，卻又挾著一種恐懼的觀念，正所謂啞子吃黃連，苦在肚內，到底也不肯宣佈。因此局外人鮮有知道。不過偶然看見一班窮極無聊的人，一旦高車怒馬，鮮衣華服，略略有些兒奇怪罷咧。若問這班窮極無聊的人何來，卻另有一層緣故，想看官們還有些記得。那時大權歸軍政府掌管，這主持軍政的便是都督。都督手下的各科員司，何止數百。就中最重要部分，便是軍需課報二科。那軍需科雖說重要，究不如課報科操著人民生殺之權的利害，這課報科便是都督的耳目，那科長自然也是都督牙爪了。

科長姓應，當時大有名望，英法公堂皆有他的名字，巡捕房中也有他的照像。然而他的出身，也並非寒素。他父親手中很有幾個錢，自己在蘇州捐過一個什麼官，可惜沒有上任，就被當地人民逐了回來。誰知他官運亨通，到頭仍被他做了軍政府中的課報科科長。這應科長辦事十分認真，遇著那些一錢如命的守財虜，便重重的敲他一票軍餉，難得有幾個漏網。也是他手下偵探眾多，消息靈通的緣故。這天又據偵探報告，說城內某處有宗社黨藏匿。應科長任事以來，雖然破獲了幾個富戶，卻從未捉到一個宗社黨，聞報好不歡喜，當下便往都督府來。

這時都督正在會客室內，室外站著四個警衛軍，還有四個雄糾糾氣昂昂大漢，一式的黑布襖，黑布快靴，密門鈕釦，光著頭，打扮得好似蠟廟內費德公手下的打手一般，腰間都掛著手槍。卻是會客室中那位上賓的扈從。應科長走到門口，便聽得裡面有個人，精聲大氣的在那裡說話，又雜著都督的笑聲，便知道都督與敢死隊劉隊長議論軍機大事。仗著自己是都督第一個得力人物，便大踏步進來。只見都督正歪在炕榻上，口中含著一枝三炮台香煙，炕桌上擺著一套戲衣，還有一頂開口跳戴的高帽子，正面也有一個英雄結。那劉隊長卻站在當地，指手畫腳的談天。一見應科長，便道：「小應來了，你看我們敢死隊新式的軍衣好不好？」

應科長笑道：「完了，什麼新式舊式，你把自己的護衛，打扮得神氣活現。手下的兵士，都同化子的爹爹一般，還要誇什麼口呢。」劉隊長道：「呸，你眼睛不曾張開麼？這種服式，難道還不好。」說著，便把炕桌上那套戲衣，給應科長觀看。應科長笑道：「你瘋了，這不是施公案內朱光祖穿的麼？怎說是軍衣？」劉隊長道：「這便是我們敢死隊新式軍衣。」應科長知道劉隊長脾氣不好，連都督也有些怕他，不敢和他多辯，便道：「果然很好。」劉隊長聽了笑道：「小應果然有眼力，方才都督也說式樣不錯，而且昨日我著人寫了封信，送到報館中去，今天報上也說十分壯觀呢。」

應科長笑了一笑，便把偵探訪得有宗社黨在城內匿跡之說，告知都督。都督大驚道：「既有宗社黨，一定還有兵隊同來，我們非得調大隊人馬去捉拿不可。」劉隊長聽了，便自告奮勇。應科長道：「倘若一調兵馬，恐他們得了消息，先事逃走，反為不美。我看還是先帶幾個人去探看動靜，倘若那邊人多勢眾，我們再調軍隊不遲。」都督聽說，還有些猶豫。劉隊長插口道：「小應的話兒，果然有理。倘若我們人馬去得多了，他拚著一死，向我們拋一個炸彈，豈非大大的不值得麼，還是給他個冷不防為妙。」

劉隊長這話不打緊，卻把應科長嚇得一跳。暗想：我卻不曾料及這一著。倘若真的拋出炸彈來，可就糟了。都督也以劉隊長之言為然，便命應科長先去探看，須要小心為是。應科長領命出了會客室，已不似來時那般高興，滿肚子記掛著炸彈。回到謀報科，見自己四個伙計，都已結束停當，預備出發。應科長道：「今兒不比往日，我們須帶手槍才好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早預備下了。」應科長聽說，平添了幾分壯氣，自己也揀兩把新式勃郎寧手槍藏好，才命報信的那個偵探引路，直向宗社黨處而來。走了一程，那偵探止步道：「到了。」

應科長抬頭一看，不覺呆了一呆，暗想這不是以前在道台衙門做文案的何鐵珊家裡麼？何鐵珊這人，在日論不定要做宗社黨，因他結交的都是些官場中人物。然而他已亡故多年，家中只有一妻二女，聽說長女也出閣了，兩個女流料做不了宗社黨，莫非鐵珊生前的朋友，借他家作為機關，亦未可知。想罷，便命偵探上前叩門。不一會，有個揚州口音的娘姨出來開門。應科長此時，不怕炸彈，奮勇當先，領著眾人一擁而入。那娘姨攔阻不住，驚得什呢什呢的怪叫。何鐵珊的女兒蘭因，正坐在客堂中做絨線衫，見外面闖進五六個面生男子，心中十分驚異。又見為首一人，生得尖頭小腦，衣服華麗，像是個上等人模樣，即便迎上前道：「你們找誰？」應科長道：「我奉都督之命，至此搜尋宗社黨。」

蘭因聽了，不懂這宗社黨是什麼東西，頓時大驚失色道：「我們這裡沒有宗社黨呢。」說著，便向樓上高叫了兩聲媽媽。忽聽樓上腳凌亂，還有凳子倒地的聲響。應科長是何等人物，聽聲音有些蹊蹺，料定偵探的報告不為無因，當下喝令眾人上樓搜查。蘭因慌了，拖住應科長，不放他上去，究竟女孩子力小，被應科長輕輕一推，早跌了個仰面朝天，及至掙起來時，應科長已站在樓上房門外面，那房門緊緊閉著，被他們打得震天價響，裡面的人益發沒了主意。隔有一頓飯工夫，才開了門。應科長命眾人守在門外，眾人都執著手槍，如臨大敵。應科長一腳踏進房內，見何鐵珊的妻子徐氏，立在床前，索索亂抖，面色都嚇黃了，襯著濃濃的一臉粉，青森森十分可怕。應科長四顧不見外人，心中頗覺奇怪，暗想方才明明聽得樓上有男子腳步聲響，為何此時不見男人蹤跡。看這裡只有一扇門，料他跑不了，一定還躲在房內。當下便向徐氏道：「我等奉都督之命，至此捉拿宗社黨，你把他們藏在那裡？快快說來，免遭連累。」

徐氏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我家並沒有宗社黨，你們大約弄錯人家了。」應科長道：「胡說，我們探訪確實，豈有舛誤之理。」徐氏聽說，愈形慌張。應科長更為疑惑，用手向門外一招，那四個伙伴同偵探便一擁而進。徐氏見了，驚得動彈不得。應科長下令搜尋，眾人頓時翻箱倒篋的大搜特搜，雖然不曾搜出宗社黨的蹤跡，卻搜出兩箱宗社黨的憑據來。那兩隻箱子內，滿滿的裝著宗社黨所穿的衣服，還有貂皮外套，玄狐外套，天馬皮外套，草上霜箭衣等類，足值五六千銀子。應科長看得眼都紅了，喝道：「這些衣服不是宗社黨的是誰的？」便命眾人抬去見都督。徐氏慌了，奔到房門口，攔住了去路道：「這都是我丈夫遺下的衣服，你們是那裡來的流氓，借端白晝搶劫，還當了得。」口內雖然這般說，卻不敢呼喚。應科長一眼看見徐氏走開處，床下露出一幅衣角，不覺喜出望外，也不與徐氏答話，搶步上前，抓了那幅衣角，輕輕一拖，順手拖出一個宗社黨來。

這人一露面，不但徐氏驚得面如土色，連應科長也做聲不得。那人年在二十以外，面如冠玉，衣服華麗，卻蒙著一臉的塵土，滿身蛛網，見了應科長，羞得面紅耳赤，低頭不語。應科長認得此人，乃是都督府中一名科員，平日頗得都督信用，不料今天卻在這裡相見，看他的狼狽模樣，心中已有幾分明白，便道：「你緣何到此？」那人道：「這裡乃是我親戚家裡，方才我只恐盜劫，故而躲避，原來是你來捉宗社黨的，我卻不曾看見有什麼宗社黨呢。」應科長道：「你既不是宗社黨，快些走罷。倘被都督知道，你可免不了嫌疑咧。」那人聽說，抱頭鼠竄去了。應科長問那偵探道：「你這消息，從何處探來？」那偵探道：「是都督府王科長的報告。」